

## 新大众文艺在聊城

## 五育并举的树

李明芳

一到秋天,校长就对校园里的落叶耿耿于怀。

看着他的脸色时而阴转多云,时而乌云密布,时而暴雨雷霆,时而刮一阵龙卷风,简直比天气预报还丰富,好像他脸上住着一个叫“有雨”的人,他的脸就是那个局部。

八十多亩的校园,大大小小四五百棵,天天扫落叶,风一吹,扫也扫不完,要是赶上检查,校园不干净,校长免不了挨顿批。想想吧,一天一天在校园里转十八遍,随时监督扫垃圾,有点小洁癖,很不能让落叶直直落到垃圾箱里的校长,挨了批评,那感觉很酸爽。

他一生气,后果很严重,扣分的那种。校长说:“老师们,咱们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,敌人是谁?现在咱们的敌人就是落叶,卫生区里每一片落叶——”有一天,我看到他居然对着几棵树使劲晃,想把树上的敌人一起晃下来,可惜树有点不听话,白费了力气,敌人依然顽固地长在树尖上。

一扣分,小朋友们拿着扫帚簸箕天天扫,天天撮,连班空里都没“闲着”,扫着扫着就到草从里捉虫子,玩树叶去了,打上课铃了还不见人影,弄得我头疼。

我打发班里跑腿快的学生去三催四请,才把一群“小祖宗”请了回来。有时,下楼去请人的学生自己回来了:“报告老师,张若瑄说还没扫完,王骏腾玩蚂蚁……”

“都上课了,快叫回来,要不就罚站……”“得令,我马上去!”孩子一蹦老高,他皮得欠打,可惜我有想法,没勇气,怕被投诉,被炒鱿鱼。

那天,我们班刚把卫生区的叶子扫干净,不想突然刮了一阵风,把草从里的落叶刮到我们班卫生区几片,结果遇上查卫生,扣了三分。恰巧马上就到月底评卫生班,因为这阵不偏不倚的风,全泡汤了。

别说是校长跟落叶有仇,我也跟落叶有仇了。我天天扛着把大扫帚,有空就往卫生区跑,偏偏卫生区周围就有十几棵大树,前脚刚扫完,后脚就又落了几片,高射炮打蚊子,无用武之地,跟一阵忽南忽北忽东忽西的风一点也计较不了。

校长待人亲和,业务水平高,哪哪都好,就是有洁癖这一点让人头疼。一年十二个月,他有十个月天天笑呵呵,就到秋天落叶这两个月简直像换了个人。

要怪就怪校园里的树太多了,多到鸟在树上到处筑巢,还随时掉下鸟粪的那种程度。绿色校园里,偶尔在树下淋点黑雨也正常。鸟正常,偏偏树不太正常。不正常的树好看,好玩,也好令人生气。

学校里有几棵色木槭,也就是枫树,按说,枫树到了秋天就会变红,但我们学校的枫树,秋天只变黄不变红,天天顶着一头黄发,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审美。

另有七八棵玉兰树,从满怀期待地种下它们,全校师生都等着春天看玉兰花开,猜想是开粉红的花,白色的花,还是少见的黄玉兰。十年过去了,有一年大风刮歪了一两棵,剩下的都在那里笔直地站着,半点没有开花的意思。看来还得无限期地等下去。

篮球场侧的黄金槐,枝干黄黄的,叶子黄黄的,一年到头也没开过槐花。春天刚冒芽时,偷偷偷偷预习了功课,嫩生生地举着答案;秋天叶子黄了,又像熬夜赶作业,哈欠连天。它们认得每个迟到的学生——总用影子悄悄绊你一下,再若无其事地把阳光筛成细细的金线,铺在奔跑的路径上。

运动馆前左右对称的两棵樱桃树,总在墙边犯困,叶子打着小小的哈欠,风一来,就慌慌张张地交头接耳。可能是因为没嫁接过,结的樱桃还没有小指甲盖大,酸得人受不了。

最奇的是角落那株歪脖子松树。它总弓着背,活像一位老先生。树皮皱巴巴的,上面不仅有小刀刻过的痕迹,还有蚂蚁浩浩荡荡的远征地图。树洞里藏过纸飞机、玻璃弹珠,或许还有小朋友没说完的秘密。

办公室后面的一排枣树,让我不禁想起鲁迅先生,他那两棵枣树和我窗外的枣树区别挺大的,大约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鲁迅写那两棵枣树,是经典中的经典,我再写就狗尾续貂,真可惜。多了几棵枣树既没用也有用——枣熟时节,多了一群打枣的小孩在耳边吵吵嚷嚷,耽误我成为文豪。

最争气的当属办公楼前那几十棵杏树,每到春末夏初就交出最美的答卷,一颗颗红里透着黄,黄里透着红,粉嘟嘟地透着

美。每年到了采摘节,搞上一二十筐杏,各个班级里分分,不枉浇水施肥一场。

校园里还有银杏树、女贞树、合欢树、石榴树、苹果树、杨树、构树、松树、柏树、冬青树、石楠、木槿树、海棠树……最多的就是法国梧桐树——落叶期漫长,长达两个月,最让校长头疼,也最折磨我们,真是不得不提。

长达六百多米的环形道两侧全是法国梧桐树,几千米的校园围墙边也种上了法国梧桐树。十五年前,这些树还小,秋天没怎么开展排山倒海般的大清除,就扫干净了。及至七八年来,夏天走环形道时树叶已遮天蔽日,秋天一日不扫地下就铺满落叶地毯,煞是美丽。美丽是美丽,校长认为打扫卫生不美丽,无处存放落叶不美丽,也就美丽不起来了。

法国梧桐树又名悬铃木,我们学校的品种大都是二球悬铃木,除了落叶,还会“落球”,褐黄色小球落地,碎成黄毛毛。春天树干上树皮脱落,一块块的,斑驳的表皮,很有油画的味道。秋天叶子斑斓,树尖上有些变成褐色了,有些还绿着,仰头看去,在蓝色晴空背景下,那些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,如同梵高的画。

孩子们在树下进行课间跑,法国梧桐树最是狡黠,趁趁着跑操的时候,把枝干上的叶子轻轻拨弄下来——孩子们跑步时它屏住呼吸,刚跑过去就纷纷扬扬地撒一地。雨天,树木们都活泼起来,水珠从叶尖往下跳,在水泥地上砸出小小的惊叹号。法国梧桐的大叶子则成了鼓面,雨点儿敲着轻重缓急的节奏——仔细听,竟有点像广播体操的拍子。

一场秋雨过后,法国梧桐叶落得更多了。跟几个老师带孩子到树下上自然课,观察叶子的形状,并采回教室做手工,有的做成标本,有的当做画纸在上面画画,有的裁剪成不同的形状,还有的雕出叶脉做书签。我们办了一个班级落叶节,把自然的恩赐,贴在展示板上,贴在课本里。

卫生区的树叶还是扫也扫不完,附近的垃圾站都来学校投诉了,嫌我们运垃圾的保洁工天天运十几棵树叶。要是是学校就地焚烧,污染环境不说,卫星遥感火点监测系统一旦预警,环保局一准找上门。校内挖了个放落叶的垃圾坑,就想地发酵转成腐殖质肥料,但还得立个安全警示牌,怕有学生淘气掉进去,出个安全事故,中个毒……哎呀,这令人咬牙切齿的法国梧桐树。

校长脸上继续局部有雨,时而阴,时而晴,那神情简直就像在用“时”造句。他狠狠心决定开会,讨论环形路两侧的树的命运:要么合理利用,变成木材;要么斩草除根,一棵不留。一群人阻止,砍了树虽然再也不用扫落叶了,可夏天上体育课,跑操没有一点阴凉,烈日下暴晒的滋味可不好受。老师们纷纷说,这些法国梧桐树大概比我们更熟悉校园,它们记得哪扇窗的灯总是最后熄灭,记得操场上的欢呼怎样惊起一窝麻雀。毕业季来临时,会提前写出树叶告别信,每一片都像刚刚起飞的鸽子的翅膀。锯倒了大树,树上的鸟巢破坏了,鸟去哪里住?您讨厌落叶,我们也讨厌落叶,可鸟不讨厌啊,孩子们不讨厌啊。我们一顿诗意输出,猛夸校长善良,校长忽然觉得有点落叶也挺好。

校长冥思苦想,几天后,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主意:截枝。可以保留部分主干,锯掉部分枝干,想想人家南京的法国梧桐树,不是造型别致吗?咱也创个特色。

秋末,园林工人进场,电锯吱吱,只保留主要的树干,且只保留五根笔直的向上的枝干,为什么是五根呢?校长说,一根代表品德,一根代表智慧,一根代表体面,一根代表美育,一根代表劳动实践,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啊。我们要种有特色的树,有意义的树,不长什么杂枝杂叶的树,五育并举的树。

那年冬天,法国梧桐像被拔光了毛的鸵鸟,别提多滑稽了,我们都不忍心看。好在第二年,鸵鸟毛又长了回来,满树葱茏。到了秋天,还是落叶满地,有人扫有人愁,还有一半扫地的小朋友打酱油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,法国梧桐树已有三层楼那么高了,高大、笔直,不管谁来我们校园,第一眼都能看到环形路上的法国梧桐树,它们直直地举着五根手指头打招呼,显得很热情。

老校长早已退休了。一茬一茬的学生在树的年轮里长高、奔跑、游戏、读书,扫落叶,直至离开。那些树一直在时间里,不知不觉替我们把期盼站成了森林。

真没想到,回老家的这条路竟然这样寂静——既没有车辆,也没有行人,连小动物都没见到。幽暗的路面在车灯照射下,一块白一块黑,像极了皮肤生癣的病人。远远地看到一栋房屋站在路的尽头,几盏或明或暗的灯光为我指引着方向。

我的老家是个近千人的村庄,小时候家家户住的都是土坯房,家境稍好的,会在土坯外面垒一层红砖,装饰一下门面。房子用厚厚的土坯砌成,不但暖夏凉冬,而且易于修补,哪里透风漏气了,直接用泥和麦秸和成泥巴,往窟窿上一塞完事。农村人热情实在,遇到有修补房子的,住住都会放下手里的活,主动搭把手。

我身子骨弱,怕冷更怕热,家里的空调几乎是个摆设。炎炎夏夜里,躺在床上不停擦汗的时候,就特别想念那土坯房,夏日再毒辣的阳光也晒不透一尺多厚的土坯,屋内自然清凉。若是屋内嫌空气闷,就到房顶上去睡,在满天星星的陪伴下,吹着徐徐而来的微风,美美地睡到天亮。如果不想睡,还可以听同样睡在房顶的邻居们聊天。

我家门前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,夏天的时候,树下全是乘凉的乡亲,有的拿着马扎,有的卷着半截凉席,聚在一起聊家常、聊生意、聊地里的庄稼,有的地方欢声笑语,有的地方唉声叹气。不怕热不知累的孩子跑来跑去,一不小心摔倒在地,沾得浑身是土,在大人的呵斥声中,干脆脱掉身上仅有的裤衩,一个猛子扎进梧桐树前的池塘里,痛痛快快洗个澡。

那个池塘三面被房子环绕着,只有南面是庄稼地。由于地势低,下雨时几乎半个村子的雨水都会流到这里,一年四季不会干涸。小孩子不懂生活的艰辛,只知道池塘里有鱼虾可抓,有嫩藕莲蓬可吃,骄阳似火的夏日里,我们头顶着荷叶,手举着荷花,像条鱼似的在里面游来游去。有一年听老师讲,古人会将茶叶放进含苞待放的荷花里,茶叶沾上荷花的清香,喝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我偷偷拿出家里招待客人的茶叶放进荷花里,期待能给大家一个惊喜。不料第二天突然下了场大雨,我虽心疼茶叶,却也不敢声张。只是在下池塘洗澡的时候,悄悄喝了一口池塘里的水,感觉里面有一丝茶叶的味道,心里才算平息下来。

这种逍遥自在的消暑方式,随着一件事情的发生戛然而止。有一天放学回来,远远听到邻居二爷爷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,挤进围观的人群,就见二奶奶瘫坐在地上,双手无力地拍打着地面。突然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,用力把我拉出人群,扭头发现是母亲,她眼睛红红的,脸上流满了泪水。进了家门,母亲二话没说,先冲我屁股打了几下:“再

当故乡的风再次吹过我已经斑白的鬓角时,曾经魂牵梦萦的村庄,已经被推成了一片废墟。

我在村庄旧址上徘徊了半天,没能找到一丝熟悉的影子。村庄不见了,树木也被砍尽,就连那些房屋推倒后残余的砖头瓦块都所剩无几。心里空落落的,就连有关这个村庄,这片土地的记忆都开始模糊,我在村庄的废墟上迷路了。

脚下曾经存在过的这个村庄,位于山东与河南交界处,身后就是滚滚而来的黄河,以及河水冲刷而成、并不怎么肥沃的土地。那时候,大多数人家的主要农具,仅仅是手中握着的镰刀和铁锹,肩扛着的耙。我们家,就在这个大多数的范围之内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对过往的记忆,都停留在夏日炽烈到发白的阳光里,弯着腰,躬着背,用力挥动手中的镰刀,把麦子放在身后的空地里。汗水顺着赤裸的小腿,浸湿了满是泥土的布鞋。或者是秋天,大汗淋漓地穿行在热雨雨林般的玉米地里,吃力地掰着棒子。玉米叶子从身上划过,伤口又被汗水濡湿,刺痛的滋味宛若凌迟。出门劳作的时候还顶着长夜未尽的月光,泛白的秋霜挂在灰黄的豆类上,摸上去有些冰寒刺骨。运气好的话,偶尔能找到几颗宛如紫色玛瑙的“恋恋豆”,酸酸甜甜的滋味,一直浸润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。

当年,我跟这片村庄上所有的孩子一样,跟在父母身边,一捆捆、一袋袋把粮食装到地排车上,再弓着腰,咬着牙,伸着头,蹬着地,用破旧的地排车,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,把这些粮食拉回家,送进粮站的仓房。没有骡马的时候,人就是廉价的骡马。

当田园牧歌走进现实,并沉甸甸地压在头顶的时候,其实它与诗歌里的淳朴美好没有丝毫关系。老天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粗糙的环境,却忘了给我匹配一副与之相称的身体。我的皮肤白皙细腻又极度敏感,但凡沾到麦芒或庄稼杂草,就会激起大片红色斑点,密密麻麻,层层叠叠,看上去极为疼人,又瘙痒入骨。

每到农忙时节,于我而言都是灾难。但农村不养闲人,该干的农活一样不能少。我跟小伙伴们一样,在这片土地上,野蛮散漫地茁壮成长着,如同脱缰的野马,还没有撒起欢

## 夜幕下的村庄

刘晓东

敢偷偷去池塘洗澡,就把你屁股打成八瓣!”那时我对死亡没有一点认识,但想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弟弟孤零零地被埋在黑暗的地下,不由得大哭起来。

我家占地不大,前后两排一共6间房子。在这里,我和姐姐们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多少个傍晚,我坐在小马扎上,就从树叶间洒落的金色阳光写字背书,一天天长。小时候家里照明全靠煤油灯,我们会伸出双手做游戏,看着手的影子不断呈现出各种形状,即便是四不像,也不妨碍我们开心大笑。院子还是那个院子,笑声却不再有了,我的心情变得有些沉重。这些年也有人想买下我家的院子,都被母亲一口回绝了:人可以不在老宅住,但老宅必须保留,那是我们一家人的根。

我在门外站了很长时间,默默地点了一支香烟,静静地看着那青色的烟雾在车灯照射下,不断变换着形状,最后消散在无尽的黑暗中。匆匆几口吸完烟,正准备开车离开,一个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:“是小壮回来了吗?”我答应着,眯起眼睛,见那人蹒跚着走来,连忙迎了上去,才发现竟然是二爷爷。我紧紧抓住他的手,薄薄的有些松弛的肉皮下,一个个粗大的关节硌得手疼。二爷爷拉我去他家坐坐,我推辞说“太晚了,还得赶路吧”,二爷爷生气了:“怎么到了家门口不进去坐坐,嫌弃你爷爷了?”我笑了,这么大人年纪了,二爷爷的脾气还是没变。

我让二爷爷先去开门,转身打开后备箱,拿出一提牛奶一盒茶叶。二爷爷年轻时就喜欢喝茶,每天早上二奶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一壶水,从瓦罐里抓一把粗茶闷在茶壶里。天不亮就去地里干活的二爷爷回到家,倒一杯茶水美美滋滋地喝上几口,才去洗手洗脸吃饭。二爷爷的茶是从集市地摊上买的茶砖,有时手紧就买点散茶沫子,用他的话说“可以不吃饭,但是不能不喝茶”。

二爷爷家与我家紧靠着。走进那扇大门,仿佛进了我的另外一个家。从记事起,我几乎每天都要来这里,二爷爷待我就像亲孙子一样,总是变戏法似的给我掏出个苹果梨子,或是一把花生。三间低矮的平房,昏黄的灯光穿过玻璃,将窗前那棵石榴树的影子刻在正屋的墙上。二爷爷一脸严肃,二奶奶怕风吹,一进屋就会关门。二爷爷高声喊:“老婆子,快起来,看看谁来了!”我紧走两步到了

床前,二奶奶挣扎着要坐起来,我连忙把放在床头的外衣给她披上,笑着说:“二奶奶,是我回来了。”二奶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连声说着话,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。我扶着她靠在床头半躺着,感觉她的身体很轻,轻到我几乎一只手都能把她抱起来。

“我的眼睛看不清了。”二奶奶双手捧着,我忍着她手上老茧带来的刺痛,一动不动地让她摸。二爷爷给我倒了杯水,搓着手说:“我现在不喝茶了,家里也没茶叶了。喝杯白水吧。”我端起那个粗瓷茶杯,看到上面印着“庆祝教师节”的字样,这是母亲当年在学校任教时的奖品,这么多年过去,还保存得相当完好,杯沿连个豁口都没有。我问二爷爷:“现在都睡这么早吗?四周没有一点光亮。”二爷爷叹了口气:“上年纪的基本都死了,年轻的都搬到县城住了,咱这三三个胡同二十多户人家,只剩下两三家了。”他一一叙说着,而我眼前不断浮现出那一个个依稀熟悉的身影。时间过得真快,一转眼就把人带走了。

屋内的陈设与以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,那张老式的沙发已经看不出颜色,上面放满了衣服、面粉袋,甚至还有把镰刀和一捆麻绳。二爷爷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,儿女都远嫁他乡,儿子也早就分了家,小弟弟出事后,他们好几年没缓过劲来。二爷爷说:“得亏了国家,村里给俺俩发了低保,够生活的。”二奶奶接过了话头:“他有那老毛病,断不了药,到县里办了个什么慢性病,给报销一部分……”二爷爷截住了话头:“小壮好不容易回来一次,说那些废话有什么用?”二奶奶立马不说话了,我偷笑起来——二奶奶年轻时就是个“话痨”,但只要二爷爷一发火就能立刻停下。看来这个习惯,二爷爷这辈子是改不过来了。

离开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,副驾驶座上放着那箱牛奶和那提茶叶,包装袋已经裂开了。我实在是不敢和二爷爷用力争夺,只得任由他们将它们放回车里。他和二奶奶站在车旁,一遍遍叮嘱我路上小心。二爷爷待我那个身影,摆摆手没有说话,我不会告诉他们,刚刚坐的床沿褥子下放着我自己所有的现金。

眼前还是那条窄窄的小路,而身后的村庄已经被黑暗完全吞噬。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它在一年年变老,不变的是我对它的爱。总有一天我要回到这里,努力让它重回荣光。

## 生命的底色

李兆昌

来,就被父母强行摁到了田地里。而读书,便是无意间照进生命里的神奇之光。我的父辈从没考虑过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,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当时无意识的举动,对于一个极度好奇的孩子意味着什么。

我的父亲是那个年代村里的“高材生”。因为没有电,左邻右舍除了偶尔能听一场走街串巷的盲人说书之外,唯一的娱乐项目便是听我父亲读书。父亲学问不大,但是读书来很有节奏,抑扬顿挫,很有点说书先生的味道。每当夜幕降临,放下碗筷的邻居们便自发挤在我家窄狭小的房子里,兴致勃勃地听父亲给他们读那些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的老书。

那应该是我父亲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了。灶台下,炕沿上,屋子里凡是能坐人的地方,都挤满了他忠实的听众,而我的父亲,就是那个世界的中心。他捧着书,凑在昏黄的油灯下,像一位挥斥方遒的王面对着他忠实的臣民。这样的时光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结束的。总之,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都是父亲托着厚厚的书,凑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读书的样子,那声音起伏起伏,回响在我童年的岁月里。

那书声,我不知道听了多少遍,以至于那些故事早就一字不差地记下来了。二年级时,我就迫不及待地捧着不知道被父亲读过多少遍的书籍,凭着那些记忆,连猜带蒙地囫圇着往下读了。当然,那都是一些很有乡土气息的评书,诸如《呼延庆打擂》《杨家将》《杨世翰出师》之类。

大家若是听得倦了,就会去找大伯。大伯是我们村有名的故事大王。他没上过学,但记性出奇地好,但凡听过的故事,看过的戏曲,只需一遍,就能一字不差地记下来,并声情并茂地讲给大家听,兴致来了还能唱上一段。他的故事尤为驳杂,精灵鬼怪,魑魅魍魉,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,也曾陪伴了我无数个夜晚。人们趁着夜色来听他的故事,听完

后吓得不敢出门,引来大家的哄笑。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后来,这些与农村相关的诗歌,总会勾起我无数美好而真实的记忆,但于儿时的我而言,它跟春天的细雨,秋天的落叶,甚至是村头路边的杂草,并没有不同,甚至不如走街串巷的货郎那悠长而有韵味的吆喝更有吸引力。或许,人世间的某些足以引起无数人惊叹与遐想的风景,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而美丽,而是因为你的认知。穷与陋,原本就是一对伴生词,贫穷在限制了你的生活空间的时候,又顺手捂住了你的眼睛。

我上初中时,村里还没有通电,我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,就是家里那个方方正正的戏匣子,以及挂在五伯房间里,家家户户都有的一小喇叭。若不是父亲们阴差阳错地捅开了那层天窗,让我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而又精彩纷呈的世界,或许,今天的我也会像那些中途辍学的小伙伴一样,依旧在这片土地上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

幸运的是,老天给了我一束光。那些王侯将相,那些忠孝节义,那些侠肝义胆,那些家国天下,那些狐妖魅影,那些善恶有报,就这样在大伯那些千奇百怪的故事中,在父亲抑扬顿挫的读书声里,悄无声息地渗进了我生命的底色。

直到我走出乡村,成了一名小县城里的教师。回头再看,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,还是那几本厚厚的、被父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翻得起了毛边的评书,以及那些被大伯讲了无数遍的乡野故事,我的身上自始至终从未摆脱过脚下这片黄土地的气息。

然而,从今天开始,我的故乡,我的村庄,以及我与这片村庄相关联的记忆,就真的只是一片遥远的影子了。

耳边已经响起了父母喊我回去的声音,我站在曾经宅院的废墟上,茫然回头。耳畔,又隐隐听到了村后黄河奔腾而过的声响——

